

琴心剑胆一墨痴

——记西中文先生



年末岁首,国家著名书法理论家、书法家西中文先生书法展在信阳博物馆隆重开展。

西先生同胞兄弟四人,尊翁按长幼以“扬、显、文、明”名之。或感乃父期待之殷殷,四兄弟成人后各显文名:大哥西中扬1958年加入作协,广州军区离休后现任广东散文诗学会副会长;二哥西中显在我市粮食部门工作,生前出版过《对联指南》、《望贤斋随笔》;四弟西中明现为我市浉河区书协主席。下一辈中歌星林依伦是西中扬的乘龙快婿,于是有林依伦在2011年茶文化节晚会上说“我是信阳的女婿”一段佳话。

西中文先生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河南省书协常务理事。发表书法论文300多篇,两次获国家奖,在书法理论上泰斗类人物,非我之愚钝辈所能置喙。这次展览共展出作品200余幅,书体上有真、篆、隶、行、草,形式上有册页、扇面、条幅、中堂、对联,洋洋大

观,其小楷和行草之精妙尤令人叹为观止。终不负50余年之求索,隐隐然有卓然成家之今日。

先贤有云:知易行难。我之学书无成,非是不知“取法魏晋,遍参宋唐”,更不是老师没有倾囊相授,实是没有像西老师那样铁砚磨穿,寒毡坐破,知行合一,经年求索。套一首打油诗,所谓“春天不是临帖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有蚊虫冬又冷,收拾笔墨好过年。”当今称书法家者多,更有遍观其书,寻不见“钟张羲献、欧颜柳赵、苏黄米蔡、成铁翁刘”消息者,每以苏东坡“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自诩。因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只能称其为“一代宗师”。敢称书法理论家的少一些,毕竟古人的书论都是文言文,需要古文的底子,胸无点墨,自是无法恣肆挥洒,酣畅淋漓。故以我之孤陋寡闻,能够在书法理论上钩玄剔要,又能在书法实践上形著笔端者,目之所及,

那天做客虽已过去多年,可当时的情景却一直记在心里。感受着节日的氛围,我们大家的情绪非常高昂,晚餐时你敬我我敬你,说了好多话喝了许多酒,一个个疯得厉害。饭后我们都歪在沙发上侃大山,老汪的爸妈在忙着收拾残局,老汪迈着两条小腿忙前忙后地给我们倒水、洗水果。酒量本就不好的我当时已难受地找不着北,正晕乎乎的时候,耳边突然传来老汪的声音,叔叔你看你脸红得吓人,以后别再喝这么多酒了。转过头,老汪正坐在沙发边的小椅子上望着我,也许是我脸红得厉害吓着她而随口一说,可当时我的心却真切切地感到了阵阵暖意:这孩子心真善良!

那一年老汪不到十岁。

日子一天天过去,和老汪也慢慢地熟了起来。一个夏日的下午,我带女儿到老汪家附近办事,顺便把女儿送到她家玩一会儿。没想到等我办完事去接女儿,女儿居然和老汪玩得不亦乐乎了。我心里很是惊奇,女儿从小性格孤僻,从来不与同学和小朋友们玩,为此我曾煞费苦



天使在人间

又见老汪

文章

老汪不老,她是我同事的女儿,一个清纯的高中生。老汪的叫法是在很小的时候她妈妈闺蜜的儿子给起的绰号。孩子的童趣也让大人们释怀,老汪的称呼遂延续至今。只是我们见到老汪爸爸的时候,“老汪”二字却再也叫不出口,也只好直呼其名了。

几天前单位的几个同事聚会,当老汪跟在她妈妈的身后出现在我面前时,我觉得眼前一亮,一年的住校生活,老汪长大了、长高了、长靓了。一条牛仔短裤和一件超短的牛仔上衣衬托的她那双腿更加修长,身姿更加挺拔。自从她一年前到乡下去上学一直不曾见到,看到这个已长得比妈妈还高出半个头的女孩子,我心里由衷地感到了莫大的欣慰。

和老汪认识缘于几年前我的工作调动。那年的冬天,因工作变动我调到老汪妈妈所在的部门,因同在一个办公室的几个人比较投缘,而多了几分和他人没有的亲近,在那之后的日子也就很快和老汪相识了。

第一次见到老汪是我到新工作岗位的那年春节,我们几个同事受邀到她家做客,不经意的一看,黄黄的、瘦瘦的、弱弱的。记得当时我曾冒出个念头:“这孩子是不是在家里受气了?”

唯西中文老师一人耳。在观看展览中,一说西老师笔下点画遒劲,当在文徵明上下过苦工;一说西老师章法上一派平和、文气氤氲,有启功老先生的影子;一说西老师结字字字精熟,笔笔有本,必在赵孟頫上日积月累;一说看西老师大字,庄重古雅,雄浑大朴,当在圣教序反复出入。上述诸说,经我专门求证西老师,老师说启功先生的字确是没有专门临过,至于古碑帖,几十年来,多有临习,个别碑帖,临习十年以上,无法知道临了多少遍,转益多师,方成今日之面目。近几年,西中文老师受聘为郑大客座教授,在研究生班讲授旧体诗词创作,这又是一门让我不得其门而入的大学问。

尊西中文先生为老师,固然有对书法的喜爱,期望附骥尾而致千里,也见老师盛名日隆有阿Q攀赵大爷之虚荣作祟,然追根溯源,早在1985年,西中文先生的的确是教过我书法课的,也实实在在和西老师有了师生的名分。那时,老师刚刚平反昭雪,由此,又不免忆起老师的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更彰显老师贵重的人品。那是文革时期,老师有感于信阳事件之人祸之惨烈,愤懑于心而著于诗词,被有心人揪出来后,更是毫不隐晦自己的观点,“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难想象吾师当年之浩然书生意气。于是毫无悬念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其罪行“杀一万次都应该”,只是办案人员判决时一念之隐恻,方成就我与西中文先生文革后一段师生的缘分。

宋朝的大儒张载以为读书人应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现在的砖家学者说这句话的少了,在西老师身上,还似乎有这句话的影子,张老夫子地下有知,当庆幸幸甚之不孤。有师若此,做弟子的何其幸甚荣甚!较之阿Q哥更多了做人的资本。

观瞻西老师长淮洗砚书法艺术展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信手书来,以为记。

心却收效甚微。天知道老汪采取了什么方法和女儿沟通的,高兴之余我放心地答应了女儿在老汪家小住一天的要求。

第二天听说,女儿在老汪家玩得甚是高兴,两个小人儿到了下半夜才在老汪妈的强制下意犹未尽的睡去。

从那时起,我对老汪又有了新的认识:这孩子有心,更有爱心!

“老汪,你爸妈把你送到乡下去上学,你心里不怨他们吗?”吃饭时对她爸妈把她送下乡上学而心里有结的我试图从她嘴里套出我想听的话。

“你不知道吗?那是我自己愿意去的。”她边用手剥着油乎乎的河虾边回答说。

“白天上课时间紧,晚上下了自习后就不想家吗?”我继续着我的计划。

“下自习后洗洗就很晚了,俺倒床就睡着了。”她脸上荡漾着“狡黠”的笑容。很显然她在回避着我的问题。

一年前,老汪考高中时她的父母为了锻炼她独立自主的能力,决定先让她到重点高中在乡下设的分校上一年,高二时再回母校上。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真有点不理解,她毕竟还是个孩子,那分校是封闭式管理要住校的。后来我心里隐隐的酸了很久时间。

今晚听到她聪明的回答和那张有着孩子的纯真和“狡黠”的成熟的脸,我知道这丫头是真的长大了,我的心此时豁然顿解。

分别时我高声和她打着招呼:老汪再见!

心里却有一个更大的声音响起:走好老汪,一路风景在等着你!

诗品时空

千秋岁·迎元旦

孟遂生

古寺钟鸣,又催新元旦。日月匆匆频更换。天光地影新,山河处处艳。群星萃,龙腾春海虎啸山。

燕呢梅蕊绽,物醒炊烟欢。千斤担,天宫路。步跨百丈近,回首分秒远。夜过也,东窗已白娟娟闲!

诗品时空

千秋岁·贺新年

孟遂生

田园狗吠,童闹五更喧。山河须臾换新颜。烟花爆竹响,户户报平安。互致贺,子孙绕膝燕呢喃。

东家生贵子,西邻添新欢。十八大,航母昂。胸怀中国梦,全民铸安澜。春到也,冉冉海曙太公绚!

生活时尚

请世界大师签名

徐生力

噩梦醒来是早晨。2012年“世界末日”的第二天,人们依然同往常一样,你还是你我还是我,世界并没有两样。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宜居城市里,不仅没有出现世界的反常,反而以最鲜亮的冬阳迎来了世界上最尊贵的客人——意大利爱乐乐团。

如今被称为地中海的音乐旋风的意大利爱乐乐团,由世界上当今欧洲最伟大的指挥之一的奥威迪·巴兰指挥家,携世界著名男高音帕瓦罗蒂关门弟子罗伯特·考斯蒂、意大利情歌王子斯塔西·多明戈、意大利民歌天王巴勃罗杜·佩胡安一行首次踏上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信阳,这个绿色之城、红色之城为之欢腾,为之雀跃。

晚上八时的晚会,人们六时不到早早来到百花之声大剧院,等待那天籁之音的奏响。我是主办方接待组的成员,因此来得比较早。七时许,看到一群高鼻梁、蓝眼睛的人,手拉大大小小的旅行包,猜测一定是乐团的艺术家们。他们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陌生而友好的城市,看到我们也是一脸的安详自若、兴奋异常,有用手比画“V”的,有打声招呼的“您好!”我们不通外语,只好送去相同的表情动作和问候声。有好喝酒的敬上一杯信阳产的白酒,气氛浓厚了许多,我也有幸与两个老外碰了一杯,都是耳根发热,脖子红了起来。

他们一到舞台上,就进入演奏前的准备。只见一位五六十岁的老者在指挥台上,挥舞着指挥棒,《在那遥远的地方》是浑厚的旋律飘进我们的耳朵,在场的工作人员为之鼓掌。试听了中国几首曲目后,趁乐团消息片刻,我的同仁赶紧上去与三大男高音合影留念。我有个几次冲动,想思虑许久,没有随大流与他们勾肩搭背。我想我有一张门票,待会儿请世界级艺术家们签名,岂不更胜人一筹?

不到两个小时世界的、中国的著名曲目演奏、演唱中,先是非常认真地聆听,看到已剩下了不多的节目,我的心情紧张起来,我要请世界大师签名去!我谎称小解,负责保卫的武警没加考虑允许我闯进了后台。我看到三大男高音只有两位在场,一个是情歌王子斯塔西·多明戈,另一个是帕瓦罗蒂关门弟子罗伯特·考斯蒂,我上前将笔和门票递过去,他们纷纷签上了自己的英文名字的花体,我继续寻找另一位男高音。目光瞄了七圈,没见着,突然,指挥家奥威迪·巴兰进入了我的视线,他正在开启一瓶白兰地,用于舞台上男高音唱到动情处增加舞台氛围。此时,哪能错过?忙将笔和门票递过去,可他摇起右手,示意他正紧张地工作,没有这个时间。几个武警看到指挥的手势——指挥的手势就是高人一等,毫不客气地将我清除后台。

下到台下,整台晚会进入最后的高潮,我的心情非常沮丧。难得一见的一场世界级音乐盛会,指挥和民歌天王没有签名,我一晚上的努力就算白搭。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在领导上台接见合影之后,观众鱼贯而入,与男高音方领照我登台。我上到舞台,看到民歌王子巴勃罗杜·佩胡安手握观众敬献的鲜花,站在幕帘边,于是,将准备好签名的东西送上,他毫不犹豫的签上自己的大名。再看指挥台上,奥威迪·巴兰指挥正与一个观众刚刚合影,就箭步上去,指挥顺手签了几个潦草的英文字“OVIDIO BALAN”。我想我是当晚最引以自豪的一位观众了。回到家里,拿出英汉词典,对照四位大师们的汉字译名,查找他们的花体签名如何草法,兴奋得久久不能入眠。因为,这是新年音乐会带给我的最好的新年礼物啊。